

TO: ICCL



**Visi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MU)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USA**

- 眺與跳 -

-

Academic Visit 手扎

(Jan 20-Feb.05, 2007)

中央警察大學 王旭正

Preparation before the trip

這趟的行程(Academic tour at CMU)大約被決定在 2006 年的十一月中旬。藉由 iCAST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 Advancing Security Technology)執行計畫中的協助研究人才在國外的研究庶務將由指導/接洽教授隨同，此次的行程，將有三位研究生參與，進行 1~2 個月的研究，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博士班學生，而隨行的指導員，分別為中研院 Prof. B.Y. Yang 與我等兩位。由於我們非長期性的陪

同，真正研究工作的細部仍得由這群派遣人員好好在其中磨練與體會，故我們大約只有 2-3 星期的時間待在 CMU，了解此計劃的過程與人員的工作分配與了解。

隨著日子的接近，至 CMU 的行程亦緊接在學校甫結束學期課程(Fall Semester, 2006)之餘。故訪問 CMU 前忙碌於期末課程成績的批閱，與我的 ICCL 研究人員的寒假後續研究的工作要求，期勉四星期-五星期裡，After Long-term Vacation 結束，每人的表現是可接受。而非一般人的狀況，總是以 “時間過得真快，農曆新年/寒假/暑假/休假過了，好像什麼都沒做/享受到，就又開學/開工了” 作為藉口亦或常人的慣性：“知易行難/光說不練”。這句慣用語，似乎總是穿越時空，在古今的過去、現在、未來常被人們拿來此處提出來作為寒暄的問候語。I just hope the guys in ICCL can always get a little more something special from nothing after any long-term vacation. That's it. No more!

忙完了大部分的工作，剩下的工作，就將之置入電腦檔案，就等著在 Pittsburgh 時，繼續努力工作吧。Jan. 20 前些天，與隨行的學生叮嚀出國該有的認知跟一些準備。凡事有著萬全的準備，將能夠處理在行程生活上所遇到的變化，一直告訴學生，這就是人生的另類體驗，人生一條路，會是一直在高低起伏，創造奇蹟與體驗出乎意料的驚與喜，這是一幅多采多姿的色彩與圖畫，也是一部真實感動的紀錄片，然標上不同的片名。

此次行程，在安排以 Prof. Yang、學生及我為主要的結構群，因為在同一個子計畫中，It's the sub-project of *Investigation on Advanced Remote Authentication Technologies*。在行程的預定中，B.Y. (柏因兄)於 Jan.19, 2007 啟程。整個行程安排在二至三星期內，除了在工作協助上，應以足夠外，另外由於政府訂定之公務人員辦法中“很有趣”的定義了僅提供二星期內的全額補助，而超過兩星期，則追溯從第一天至二星期後之任一天，皆全部以折半的方式補助。我個人或許無法體會如此詭異的補助方式，只覺得很沒有彈性。或許此辦法，當初的用意在框架一些人員，以公費補助之名義，卻是“盡情享樂”枉費了補助的美意，故要求

時間必須在二星期內，以免當了“凱子政府”的冤大頭稱呼，然對於有些真質需求，得超過少部分天數的人員而言，得就吃足了虧。對我而言，此次因考慮行程航班與家人的建言，以約實質 16 天的時間來預定此行程。然確是明顯地超過二星期故得以以全程折半方式補助全程的生活差旅費，此即是我有謂的“有趣了”。在此行程中，我仍選擇了 16~20 天的行程(自出國與回國的台灣地計算)，對於需額外負擔的部分，以平常心看之，因為無論在台灣與國外，皆須生活，何惶所有事皆貪得政府來買單。雖說制度的不甚合理與得有改進的必要，然這是一種經驗的學習、工作的責任，心力(Full Pay)與金錢(Acceptable Pay)的付出該是責無旁貸啊!

Jan. 20 (Saturday)

飛機的行程是安排在晚上的航班，為長榮(BR-28)航空，這是第一次搭長榮的飛機。先前所搭的飛機多是其他家/國航空，直接/間接飛往目的地國家。有曾聽聞長榮航空有不同於其他航空的服務態度/品質，再加上此行在長榮航線的接軌有較短的時間航程(只有一次的轉機)，因此選擇了長榮航線。然在計畫的基本交通差旅，並不足以應付長榮航線的行程(較少的轉機次數)，此次的航線下，我仍多付了約 6000 元個人費用。然對此，覺得在我個人可接受的範圍。猶記得 1999 年，個人遠赴 Kansas State, U.S.A.，飛機從台灣出發，輾轉地到達目的時，已是 33 小時後之事。然是個人在十幾年前拿到學位後遠赴重洋繼續學習之旅，興奮、緊張之情，亦在極度疲累下，已麻木、毫無知覺。時差的問題在到達住宿地後，一覺直到隔天，也恰完全補足了時差(Jet-lag)。過程的極度勞累是種“傷”，一覺休息的全身徹底放鬆是種“福”，藉此也免除生理作息時間的調整。事實上，任何事物，皆端賴時/地的適度協調，無法全然事前定位，若能再自然地順應情勢，以個人/環境的條件搭配，將是諸事謀求最大成效的基本原則。

晚上 11:30，BR-28 衝上雲霄，也展開了 CMU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

USA 學術之旅。經 14 小時之飛行，於西岸的 San-Francisco 轉機，在近一天的飛行/轉機行程後再至目的地 Pittsburgh，已是 Jan. 21 清晨(Local Time in USA)。幸運的是在機場有熟悉的人影出現來接機，Prof. W.B. Lee，那種他鄉遇故知的人生幾大樂事之一(古云：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種無限的喜悅/感動湧上心頭。到了住宿地，也終於喘了一口氣。如期地，在一個新據點安頓下來。接下來，準備展開兩星期餘的訪問/洽談行程了。

Jan. 21 2007(Sunday)

星期日，在當地亦是一個全民公休日。街頭稀疏的人影，再加上下午雪花紛飛，更使得人們留在家中，圖個溫暖的氣氛。此時聯想起童話故事場景裡，大雪紛飛的外頭，屋內的燈火明亮，大夥圍坐在爐火取暖的景致。此時的自己，格外有身歷其境的真實感。下午，在 PITT (Pittsburgh)街頭，搜尋些熱食與基本用品的補充。宅外的溫度顯示為 24°F (under 0°C, 32°F=0°C)，哇！我在冰庫中行走，我手早已凍僵，當我用裸露的手提領食物時，著實體驗了好個冬天的氣氛，真得是手凍腳冰的好冷。

傍晚時分，我仍訝異於為何我的學生至今未出現，過了一些時候，我以 E-mail 詢問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一個令人吃驚的結果，在 Reply E-mail 的 Subject 中表露無疑，“ouch”。It's really “ouch”！學生竟然被扣留在海關處，且甚而被遣送再回台灣，就在 B1 與 J1 的認知下，成了海關人員的“待宰羔羊”了。I got the answer of “ouch”，it's also totally out of the schedule planning. Break all visit schedules, Prof. Yang 的無奈與我的無法理解，可想像嗎？It's really out of our control and imaginations before this event。想像一個劇本，“銀行的提款基本規定是，所有人的提款皆拿可用身分證驗明正身後正常提款與運作，然進行到主角時，行員告訴您，除身分證，您得再說明理由，讓我們信服，您的提款是有意義的”。天啊，為何在預演/預期中沒有這項狀況，“噫哩哇嚕”下，提款理由不

夠，Reject it. Go back to your source/Taiwan, and think about another one good reason, or show another powerful ID.

Jan. 22 2007(Monday)

今天是在 Pittsburgh 正式行程的第一天，昨天才由 E-mail 的通信中，得知學生在入境美國，由於所持 Visa-B1 的用途遭到 Immigration officials 的質疑，並藉故將學生再移送回國，Taiwan。此件事件的發展，在今天上午與 Prof. Yang 晤談才知較細部的狀況。整件事來得突然，也著實讓後續持 Visa-B1 簽證的 iCAST 所有計畫的研究人員(以學生為主)得開始注意是否 B1 適用於幾個月(1-3 個月)時間的研究用途。據 Prof. Yang 的說明與了解(在對談中)，B1 主要以遊訪與商務聯絡為主。若有更多實質的討論，諸如研究/實驗導向目的，則將偏至 Visa-J1 的申請較為恰當。

似乎整起事件，The dispute war of B1 and J1，the argument between deliberate U.S. officials and non-sense immigration applicant. Absolutely, the winner must be the officials as their views, and they are American, you want to apply to come here, their territory, so you got to follow their rules to go. Of course, the applicant is expected to be sent back, the flight source, Taiwan。這則故事，中間穿插著至今仍未知玄機，等著此事件的一夥人急於想去知道。因為它將影響爾後仍以 B1 名稱入境的研究學生。中午與 B.Y.的見面、對話，才得知此發展，對學生是種慘痛的經驗。對於所有的相關人員皆得戒慎恐懼來面對此一突發事件，我期許學生能即早走出陰霾，而將再啟程來 CMU 進行人才培育與技術研究的學習之旅。

回到今天上午，未知上述細節之前，清晨時，端望街景的白色景觀，是難得雪景。對於臺灣的朋友而言，是遠在天邊，對我卻在近處即能親身看著它/踏著它。體驗在臺灣高山，才能有的銀世界，然此處卻毫無塞車之苦。但有 PITT 當

地居民移車之苦，因為佈滿雪片的車體，已經造成車輛電子機械之負擔與不便，相同的場景，兩地全然不同之心情。

為何如此，簡而言之，物稀為貴，習而棄之，或許可道出人性的有趣之處。此時讓我回憶起前些時，在品味古書裡，有提之一段道裡，“同樣的方向，卻有著心情全然不同的人走在走著-同行不代表同心（靜與動的道）”，因為需求不同，也是這條路上形形色色心情交織的寫照，此一場景裡，所有人皆是主角。若劇中人能彼此多些觀察/關連與契合，也將能使彼此的旅程更自在些吧！

清晨我(慢)跑在PITT的街上，一條街過去，另一條街道回來 (After a number of blocks)。踩在雪裡，滋潤在心裡，我竟能在這場銀白色的皚皚雪景幸運地成為路人甲/乙/丙…（我來自臺灣）。我參與這齣劇，也將多一份可談天說地的旅訪議題，當然自然地也多了“重為輕根”的籌碼。

Jan. 23 2007 (Tuesday)

是否喝完咖啡的早餐後，適合做些文人情事的思緒呢？在臺灣的家裡，往往沒有如此的時間安排，然在異地/異國似乎如此的時間，即格外顯得重要了。今晨仍如昨日一般地在晨起後，即至附近晨跑運動，能在皚皚白雪裡奔馳似乎也是件難忘經驗。以前經常媒體螢幕畫面看到的場景裡，自己竟也成了主角之一。人生如戲，戲夢人生，不再只是一般的說詞，亦真如此。

早上與 Prof. B.Y. Yang 約了 11:00 AM 碰面，並準備啟程至 CMU 與 Prof. Perring 碰面洽談此次行程的安排事宜。進了 CMU 的一棟 Building，其 Building 的掛牌為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CIC)，此處與我要尋訪的電機系教授 Prof. Perring 在同一棟 Building，因此令人不禁聯想，CIC 的主力是否即為電機系 %\$#@!/? (It is still investigated, probably is “CyLab”). 在第二層樓的系館中，有著

一個極大的開放空間(Open Space)。有趣的是，老外們乾脆將所有研究生的研究庶務以 OA 設備將之切成一個開放性的研究空間，所有研究生皆在此空間裡工作/研究，舉手投足間看得一目了然，旁觀者得以清清楚楚地知道所有研究生/人員是否投注於工作上，很有趣與高招。 I like it. Due to the efforts paying in the research work, this is supposed to be seen by anyone who care of this matter.

在穿越這些開放研究空間後， B.Y.引導我至 iCAST 在 CMU 的工作場合 RM 2213 與 2212，我也擁有此兩間的 Office-keys，隨時可在這裡來去自如。此等心情，讓我憶起 2002, 2004 訪問 FSU 與 UF in Florida of USA 時亦曾在各系所間穿縮自如。對於我的訪學身份(Visiting Scholar)， Profs. Desmedt (in FSU), Burmester (in FSU) and Chen (in UF),對我別是有情有義，很謝謝他們的以禮相待(Courtesy ID)。也想著過些時候有一些國外的研究學生/學者若亦欲來我的研究單位(ICCL)進行研究工作，也該以此態度待之。使這些國外友人賓至如歸的感覺（今年將有兩位國際學生於 May 2007- Jan. 2008 在我的 ICCL 進行研究工作），也不虛讀書人該有的氣度與文人素養。近些年來，常有感於科學的追求不應只是知識/新知的汲取，也應重視文人氣度的品性養成，才是真讀書人啊。否則汲汲營營，求取功利名譽，這與生意人、商場競爭機制的爾虞我詐，又有何兩樣。常言道，讀書人該有價值觀，若已淪為功利主義得事事稱斤論兩重時，那與風雲商場的生意老手有何不同了？近來參與 ICCL 學生/研究人員的居所/新婚喜宴，以酒為例，常提酒品，這個“品”字，著實有趣！酒有酒品，師有師品，人有人品，有“品”即有自己的格調與風範，那就是「品格」的真諦了。

下午，逗留在 RM 2213，與 Prof. B.Y. Yang 聊述此行目的相關安排，也談學生目前該如何能有解套措施，能再來 CMU 進行研究的機會。會後，與 B.Y.走在 PITT 街上，順道詢問他對 PITT 的了解，對於更多的人文/地理/風俗/民情，還得自己再多親身體會，才夠真實與深烙內心吧。

Jan 24 2007 (Wednesday)

這些天裡，似乎皆伴隨著雪花紛飛，讓我充分悠遊在冬天的氣氛。隨著這些年因研究工作的駐足/訪學，遊歷於各地，對於一年四季的春、夏、秋與冬，別有一番體會。我想春天的氣息，如同 2002 年我訪問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時 (Visiting Scholar at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in Florida, USA, Spring, 2002)，漫走在 Campus 時看到枝葉新芽初發的生命力與美，我可感受春天步伐的靠近。至於夏天，我們台灣的夏天大概可稱是典型/自在的夏天，在海洋水氣的充分調適下，比起赤道的熱，沒那麼可怕；比起北方的夏暑，我們可是又多了些霸氣，這就是位處亞熱帶臺灣的夏天所迷人之處，偶而伴來 Tropical Storm 的攪局 (Sometimes, they pack with the terrible damages)，雖說打亂一池春水 (夏天的景物觀)，卻也帶來一絲涼意，為盛暑帶來偶而的期待。物界的運轉，不就如此有趣。 **Tropical storm** as well as **cool temperature, dislike** as well as **like**, at the same time with our reason running and expectations。 Next, someone fall, I got a chance to visit UF (university of Florida) and FSU for a half year in 2004。 那是一個秋天待在 Florida，看著楓葉轉紅，樹葉從盛暑的蒼綠轉成飄零的落葉，掉落滿地，一種碩大/整個面的美(kind of **Chaotic view/beauty**)，在整片皆是落葉的寬廣裡，似乎也啟示美的欣賞是的無所不在的。Jan. 2007，仍是冬天，在 USA, Pennsylvania, Pittsburgh，我看到街景的雪，就在窗外，就在出門的走道上，就在晚冬 (但卻是冬的最高峰)清晨慢跑的路上，就在我走去 CMU(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路上，就在我的身邊。沒有在臺灣的高山，車水馬龍的山間路上(爭睹在臺灣的雪景)。在嚴冬/晚冬後，相信所有人期待初春的到來。接下來新的 Cycle 又來了，景觀雖/似乎依舊，周遭的人/事/物卻在變。我深信，有一種道理的是可以不變的，我仍在追尋，一種人心的態度/處境依循大自然下的規則。那種自然的人心時而動時而靜，讓我想起在古書裡所提的一段話，“大自然裡，影子為何會動，不是本身會動，而是

自然實體的律動;人體的律動，不是自己想動而是大自然的變化，促使身體跟著調整律動” (just a talk, no standards, up to your minds to feel it)。是吧，試想春/夏/秋/冬，人們是否有著不同的作息，這不就是大自然變化，帶動人們變化的依循嗎？You get it! 一句話，在古書裡，給了生活哲學之道，我思索良久，終有些許意會(just a little bit)，“持后而處先”，當能踐行時，或許才可說多些吧！
However, we are always behind the nature, and follow it. It is kind of the nature rule!

回到今天，我做了什麼吧！中午時分吧，走向漫雪的 CMU 路上，我走向位在 CMU 內的一處 Office #2212, 2213。幸運的是，這二間 Offices, are in “closed door”, not open space，哈！似乎較符合我們(民族性)的期待吧，因為如同先前所提的，在這裡(或這層研究空間), 是以 Open-door offices 為主。在 Office 裡，我打開電腦，讀些書，做了點研究工作，也瀏覽了這層研究空間的歷史。原來，這層研究空間，就叫做 “CyLab”。我猜想該是 Cyber-Lab 的意思吧。由 “Cyber” 的字眼裡看到的是“宏觀的科技世界”。事實上，這個 Lab 根據資料顯示，亦是別有來頭，在資安工作的研發成果展現傲人實力，號稱與多所著名的研究單位，諸如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C Berkeley (UCB/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等在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Study 齊名。可見該單位的不容忽視，有機會在此訪學一些時日，也算增廣視野。研究者/工作者/生活體驗者能走出一根管子，一口井的世界(以管窺天/井底之蛙)，是一種難得的層次提昇！此時想到了，近來(or 近年來)，經常收到來自韓國方面的國際學術期刊/研討會(Journal/Conference)的 Call-for-paper，在資訊安全方面，我多了些注意力，因為從事這一行，當然也就多了些心思。大大小小的學術訊息不斷不斷，皆是 International-specific in Korea。我很有感觸，因為他們能，我們尚未做呢？猶記得 2001 年時，我參加在美國的 Crypto 2001 時，在會議的參訪報告裡，我即提到韓國為何能如此不錯成績，因為他們真的去做這件事(Extend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不是讀讀/聊聊/說說/晃晃/逛逛等，多少形容詞，可以道出我們 Taiwan 的現階段。一年復一年，據我了解，資安的國際會

議交流，零星而斷續，如同一場球比賽，中韓大戰，我們擊出的總安打數雖不亞於對手，然火力不夠集中，零星的安打數，沒有火力的持續支援，幾位明星球員的全壘打點綴，抵不過對手的策略打點與適時/持續的強打，棒棒打入我的心坎。我很納悶，我們也很強(或不差)啊! 為何他們就是做得比較好，我們在做什麼(軍閥割據，各霸一方嗎)? 火力分散了! 我們多了些英雄主義打者，少了些策略運用與集中能量的思維/後續規劃，輸了，輸在這裡吧! 其實不應比韓國差的。比起美日，不可諱言，他們的科技發展在一些條件的加持下是我們的模仿/追求的目標/夢，應有夢想才美，不是嗎? 但我已能從相關事件分析與理解為何韓國這些年逐漸超越我們。此時心情，我應用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亦或“為時未晚”呢，我選擇後者，期勉之。

下午順道去聆聽 Prof. A. Perrig 的一門課“Network Security”，當然似乎讓我回到 2002/2004 年，我在美國研究訪問的場景，聽課/討論/研究。It'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to know something new in such class programs，我收穫良多。傍晚，與 Prof. B.Y. Yang 並一起吃頓美式“飯團”(cited the word by B.Y.)，倒覺有趣的形容詞。只見 B.Y. 吃下他那份不小的 Meal。我呢，望塵莫及，太大了，吃了 1/3，其它的帶回我的 Dorm 再說吧。In dorm, check the weather forecast of PITT, on the Internet for tomorrow, Jan, 25 (Thursday), so cool/chilly temperature, only 24-12 degree F (-5 to -1 degree C), expectation and fear, both in my mind, in our life, it is usually with this.

Jan 25 (Thursday)

今天原本是與 Prof. B.Y. Yang 與 Prof. Perrig 要一起有個中午聚餐，然由於此行的學生的 B1-visa 問題，而無法順利入境美國，所以有許多的行程皆因此產生變化。也因此或許學生再入境美國時，才能與 CMU 的合作教師群，多洽談些可

研究/合作的主題。談到這，讓我覺得此行，也許是在言談/共同話題裡由於尚未熟悉/交集，並沒有太多的工作話題對談，反而沈浸在純生活對談的 American talks in my life/shopping。舉頭上下/左右/投足/前後/正反裡，都是老外，所以在不知不覺中完全吸收了他們的對談文化。下午端坐 CMU 的 Coffee Shop 裡，我在工作/讀書，桌旁附近的老外的各式對話，Coffee Shop 外頭雪片繽紛，三幅的場景，交錯在一起，圍繞在我的官感思緒中(我思/我聽/我看，我在 Coffee Shop; 是否想起了法國的數學家 Descartes 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倒顯得有趣。偶而端望窗外，在雪花裡，時而刮來一陣大風，是場天然渾成的 Snow Show，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自然景緻。但可是怨著了那些雪中穿梭街道的過客，用身上能包的衣物去遮身上未包到的部份，所以美麗的雪景背後是得付出代價。這些路人/過客的雪中穿梭，讓這場冬雪秀，更有活動力，也充滿了雪景的真實性，因為這些人真得冷死了，溫度是維持 15 to 20 degree F (Fahrenheit)，相當於攝式(Celsius)的-6 to -10 degree C。在台灣，想必大部份皆已躲在家中足步不出大門。而老美似乎習以為常，漫步/工作在雪中，或許也是因為不用撐傘，及除了冷之外，也不影響行動太多，雪並不是太大到暴風雪程度，但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似乎是值得肯定的(即冬天景觀的最佳代言)。換言之，一張張有著雪景的照片所表達的即是冬天正在 PITT，不是科技的造雪機所可取代的。在 Coffee Shop 裡，使用著來自 CMU 所無線接轉的 Internet 上線瀏覽資料，而工作手上所累積的研究資料，誰說在 PITT 時間會多到覺得無聊，不，時間對我而言，永遠都不夠，anytime/anywhere。若說在忙碌之餘，若能再加上些心靈的契合，或許是一種生命/生活該有的追求/擁有。就如同 2002 年，隻身到 FSU 訪問，大多的時間，在自我的工作/研究世界。少了家人在身旁，時間是充份了許多，然情緒/心情也時而起伏在生活中，好似機器運轉需軟/硬體的充份搭配，方能使機器的效能，發揮至極至。工作的硬體藍圖/排程，情感的軟體滋潤/調和，隨即決定生命的精彩程度，豈不令人深思其中哲理的奧妙呢!

傍晚至附近的中國餐館吃頓來 PITT 第一次的米食，別有一番溫飽在心頭。

這些天來，在伙食方面，皆自行料理，偶而至附近韓國店所的蔬菜再加配 Noodle 醬伴之下，解決了異國生活的民生需求，倒也 Ok。在中國餐館裡，所享用的米食過程，聆聽餐桌間 用餐客的對談，感受這些異鄉遊子的心情事，大部份是學生，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或 CMU 攻讀學位。這亦讓人想起，在 FSU 訪問時期看到許多遊子在 USA 求學，然事成之後，有大部份(據自己推估)的人，選擇待在這裡，USA，不再回去曾經孕育/成長的地方。以他們的角度來看，有一份優渥及自在的生活空間(USA 地大，物多，自由，開放...有不少想留下來的理由... \$ % # @...)，倒不也失一句古諺的精髓“水往低流，人往上爬”。很好，趁年輕多些歷鍊/洗禮，是會有更多在人生舞台可運用的疇碼，I agree with this。不過在接觸/閒聊後，我亦聽到對家鄉環境的不滿/埋怨，也就是我想提的下一段故事。有大部份留學生，定居在這裡了，僅有少部份遊子返回生長的地方，大部份的大部份，對那個長大的地方，不再有着戀，忘了血濃於水的本質了。一味的追求/附和著新/科技文化的步伐前進，我感慨著這樣的氣息養成與趨勢，圍繞在這群留學生的聚會言談間，問著/探著，“某某人，畢業後，在這裡找份工作吧，回去沒啥好工作，也不好找，這裡一切都好”，當然既迷失在這樣地誘惑，也當然喚不起為什麼留下來的基本意識為何了(我所說的歷鍊/刺激/洗禮，Discipline/Perception/Refresh)。若上一輩的迷失，還來不及觸及那內心深處的“根”，新一代當然也成了十足美國人/外國人，再多地的雙語教育，亦只見“功(工)”不見“效”了。

夜晚，天氣愈是 Chilly，走出戶外， only 12 degree F. Wind comes to me. Yes, it's a chilly and snowy night. I got to go back to my dorm soon, not far away from here. I walk on the street on the way back to my dorm。

Jan. 26 (Friday)

每天的睡眠，大都皆分二階段，第一階段，4-5 小時，第二階段 1-2 小時，

They are all during 0800PM-0700AM from night to early morning。是時差吧，是異鄉生活的初時不定吧。是的，凡事習慣了，抓住重點，轉對方向，路就順了。清晨醒來，算算/想想，今天是 Friday，一星期將結束，今天我要做啥麼呢？當然沒有“沒有事”可做，仍是庫存的“一大卡車”的工作/研究 filled in my life schedule even if I am here PITT。今天清晨的雪，初時小了些，太陽也偶而間露臉與大地打招呼，金黃與雪白相互輝映，果真如布袋戲裡，“藏鏡人”要現身的那一剎情景，頓時金黃輝碧的光景，以氣勢而言，令人折服啊。以心靈契合而言，一道光芒的初現，為人們帶來無限的希望，指引出前面一道前程似錦的希望。綜合而言，在氣勢與情感的協調裡，人的生活哲學，本當外放(氣勢)與內斂(情感)，游乎於其間，路自然的為此生活觀的人開展而來，是與不是！Try it to know the secret. Feel it。

下午時分，當走出戶外，雪片再度降臨這個城市，走在往 CMU 的路上，遠眺著一處溫度顯示器 - 21 degree F showing over there。嗯，體會冰庫裡“快感”，真得走“快”些才能“感”覺不冷啊。在 CMU 工作之餘，依然再度走進 Coffee Shop around 0330 PM。今天裡面的人們比昨天多了些，也許 CMU 的學生剛下課，只見年青人一群一群地在 Coffee Shop 內歡談，不同的群，不同的議題，我偶而望著窗外，雪花紛飛，甚而傾聽著這群老外，美國人的故事，不同群有著不同的故事，我一直覺得故事之所以能夠動人與精彩，必須夾雜著些文化/生活的共通性，否則是不會感動人心與觸類旁通地。語言的故事也是的，只有身歷其境的傾聽，與互動/交集的話題，才能走進這個生活圈。Make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at you want to be in pursuit of it。

今晚的風雪小了些，走在回家的路上。再次進了韓國店，補充點蔬菜類補給品。一個星期 Working day 結束了，然今天夜裡街頭似乎鑽動了起來，尤其在街道巷尾。That is because happy Friday night, it is the favor of American people. It is kind of culture in the USA. In particular, they are much more loved by the youth people. Noisy sound is coming from somewhere, the pub store, right in the corner. But

the night is still kept quiet for me when I stay my dorm/PITT everyday!

Jan. 27 (Saturday)

今天應是有些不同前些天的生活型態，因為 0900 AM，台灣的朋友，Prof. W.B. Lee 邀我與一些朋友至 PITT 附近的景點去走走。這是至 PITT 後，第一次走出 PITT。原因有二，第一為沒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可供使用，第二為這是個 Saturday，屬於所有工作者的休息日，該可以走出工作的心情，看看不同的地方，多些生活/文化的體驗。

在 0900 AM 許，見 W.B.開車至我的 Dorm 接我，準備此次的旅程。接著 W.B. 將車開回住處與他的 Family 會合。家人共有四人，包括 W.B, his wife Mei-hsin, 與二位可愛 kids。來到家裡，令我想起 2004 時，與家人在 Florida 的生活，家中的擺設幾乎一樣，因為那是帶著家人的 Visitor 異鄉停留的標準生活形式，浮貼在牆上的許多的圖畫，擺滿餐桌的零食，散落一地的玩具，這就是我曾在 FSU in Tallahassee, Florida 的家，It is the story in 2004, I like it. My impressive memory with my family's stay there for a couple of months until our departure next year.

這趟假日行程也加入 2 個其他台灣留學生的家庭，這是十足的小團體 Tour，除旅遊外，此景情誼也代表台灣留學生在當地生活的寫照。看到來自同一地的台灣人，彼此相攜與照應的精神。在別人土地裡，這麼微小團體的彼此幫忙，解決生活的困頓而彼此互助，期勉生活工作目標的共同追求。感動於這樣小而齊全的生活契合，亦是人類群體生活的寫照。大夥相繼的上了車，上了 High-way。感受到路旁堆積的雪，正告訴你，冬天在這裡，雖來的有些晚（PITT 至近日才真正感覺冬雪的氣氛，不再來去匆匆了），但不再走了，至少駐足一個月，等到二月下旬/三月，雪融了，新芽發了，這才是真正的初春。車子直奔某處。I don't where I am going. I just follow the idea of Prof. W.B. Lee on the common way to

somewhere. Finally, I get to the place we stop, where is Cleveland in Ohio State.

那是已跨洲的一個城市，我們的車駐停在一個大湖邊的某景點，看著海鳥駐足在湖面上。嗯，看來美國的飛鳥練就一身功夫，竟可在湖面行走，多麼的神奇。讚嘆這邊的飛鳥的特異功能，對著身邊的小朋友正在編織這樣的故事。突然間一句話驚醒這樣小朋友夢中故事，原來天外飛來 “一根大棒子”，驚醒了這個小孩世界的夢。說著，“那是湖面結冰了”，哦哦，原來湖面結冰了，Cool，是我第一次經歷湖面結冰的景致。想著如果我也踩上去的話，那...%\$#@&...鐵定到湖底捉魚了。因為，由湖面的冰色推定，那是初冬之痕跡，可承受不起比起飛鳥，我們/人們碩大之身軀。湖結冰了，我見識到了，該是此行的收穫之一吧。

隨著車友的需求，順道到 Cleveland(克里夫蘭)的中國商店逛逛，對我而言，是不會有意願購物。因為我的訪學行程真的短暫的特別，Only around two-week。(四處走動的 Tour，見識與交流的 CMU talks)。然而對於同夥的 W.B.與車友們可是有所吸引力了。因為接下來的日子仍是異鄉遊子的心情，家鄉味的渴望就是這些中國店存在的必然性與必要性了。隨著時間流逝，傍晚的時間再搭上車，賦歸的心情，開至 Dorm 時，正是 07:00 PM，也進了我在 PITT 的生理時鐘，睏了。一個 Fruitful Weekend，我感謝這趟行程裡的所有人帶給我的驚奇。

Jan. 28 2007 (Sunday)

是一個假日，昨日才與 Prof. W.B. Lee 的家人/朋友出遊至 Ohio State。今日把時間再度留給自己，由自己安排假日的心情之旅。所以我想就好好地去造訪 the campus of CMU。事實上，已在 Saturday 在車上聽 W.B.說了一些關於 CMU 的校園故事，大概也有些概念。接下來，就是身歷其境。就在走出房門那一瞬間，大雪驟下，哇！So amazing ~ 一下子功夫，眼前全然白茫茫的一片，What a

beautiful view in the white world ! Enjoy it, nobody can deny it。我小心翼翼的移動我的腳步，踏在深埋的雪堆中，別有風味的。當然也要注意周遭仍亦奔馳的車輛，雖然他們的速度已放緩慢，但滑濕的地面，雪雨交融的痕跡，該是無法預期煞車時的前進方向。行走轉至一處街角，看到佈滿雪的白色車子，頑性地，在車窗上寫下，**“S.J. WANG, ICCL”** 拍張相，宣示作用地告訴所有人，I am here on behalf of my Lab/country, I want to show more credits on behalf of my ICCL/country at someth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world/in the near future。

在漫雪中我走進了 CMU 的校園，建築物比起 U. Pittsburgh，有著古典的美。少了點現代的銳氣與匆忙的步調。走著走著，不知覺進了 Bookstore。我似乎也像獵物般的搜尋著 Caps of CMU。因為 You know, Caps 已成為我周遊列國的戰利品。每頂 Cap，都代表一個旅者的我當時在國外的一段心情。當說完所有的故事，也全部憶起年少輕狂的歲月。“年少”，並不一定代表年紀的多少，而應是心靈的年輕，不受污染與束縛。那將不隨著有形的年紀增長而改變。它可以駐足在年輕的自在，也可以永遠永遠在心裡。至於“輕狂”，夢想的實現，是需要勇氣，一種傻勁，一份執著。有著輕狂的夢想，也才有著期待，去體驗過程的精采、高低與迴轉。試著讓理想的夢，在年少的心，永遠的期待與築夢踏實。那是一齣真實且精彩的戲碼，值得投資，但無價的票價。踏走在漫雪大霧中，突然訝異地，看著一根非常聳高的“天梯/追天柱”(Shown in the cover-page)，一長串的人皆依序在天梯向著地心引力的反作用力而往“天”的方向走著。我百思不解，當我遠眺時。此種情景吸引著好奇的我，我正亦步亦趨地，往前靠近。我不禁也想排隊，往上爬，似乎也象徵著一種心情的寫照吧，“人往高處爬/走”！佩服在 CMU 看到的這一幅具創意的立體/實體設計場景。栩栩如生地，從地面直上排地走向最高處/天頂，過程那樣平實穩健。那麼的令人感動生活的成功，得有向上爬的堅強意志，才能真正脫離“地心引力”的呼喚。誰爬的越高，代表著堅強指數越高，抬頭仰望的氣勢，越能令人折服。這幅場景的設計，令人感受深刻，也對 CMU 的“追天柱”留下的深刻記憶。

傍晚回到住處，台灣的另一批學生，也正來到了 Dorm，雖然不是自己的指導學生，然人親、土親，就當成自己的夥伴，閒談，打氣，盼此番行程有所收穫。就此，也算正式結束 PITT 的預定工作，開始想裝填行囊，有一種準備回家的期待與心情了。

Jan. 29 2007 (Monday)

是的，今天是 Jan.29，星期一。在我的 Dorm 裡，似乎不再清靜，因為多了二位從台灣來，由同一個主計劃派來的學生。所以也為這 Dorm，添了一些生氣。當然在 CMU 的研究室#2212 與 #2213，也熱鬧了些。在 CMU 的日子裡若平日能多些人力駐足在那兒，也能表現 iCAST 的動力。所以早上的我，即是帶著這群新研究人員在這個城市走走，認識點地形/地物，並帶著他們去與 Prof. B.Y. Yang 見面，大伙會合後，對於此行 CMU 之旅，才算功德圓滿。只可惜自己的學生，因 Visa 事件的影響，無法如期參與此次研究計畫的行程，再伺機而動吧。

當這一夥人，啟程至 CMU，此次我已不再是 Jan. 22 日，甫至 CMU Office 的樣子了。有著熟悉的地形/地物，看著 B.Y.為這些學生所說的話，所做的事，就是同一個場景。這就是一個 Cycle。一旦熟稔環境後，所有事皆可信手帖來，隨心自在了。待一切都為他們安頓後，我已移動至 CMU 我的最愛之一，Coffee Shop，開始進行今天的研究功課。對我而言 CMU 的 Office 與 Coffee Shop 是我在這裡，PITT，經常駐足的兩個點。在 Coffee Shop 裡寫了手頭上的研究報告，偶而聆聽著前/後/左/右，老美的故事。Fun inside the shop!

傍晚時分，要離開前，窗外出現一個走動的身影，兩人對望的微笑，那是一種喜悅的彼此回應。我們彼此看到了對方。是的，Prof. W.B. Lee，在他去 CMU 上課大樓的路上與我 (I am inside Coffee Shop) 不經意的撞見。俗語說，來的好，不如來的巧(like 擇期不如撞期，furthermore，來的巧，不如來的妙)。於是兩

人在 Shop 裡，再度聊聊一些生活/工作上的事。如同 Jan. 27 (Saturday)與 W.B. 家人/好友同遊的 day-tour 行程裡，聽著他說著來這裡 CMU/PITT 六個月來發生的所有故事。過程的超乎想像(一些不順遂事件)增添了他“生存”的意志力。聽他說著這些故事，我佩服他的意志，也肯定他走出一個陌生國度的通病，get into the problems of cultures and talks。他驕傲的說著和一些社工人員“廝殺”的情節(事情的協調)，將協調工作引導至他的預設範圍，Good job。這段故事，訴說著許多遊子的異鄉心情，我感同身受，因為前些年我也曾隻身/家庭在異鄉遊學/研訪，也著實讓人更堅強與成長。結束了談話，W.B. 依預定的行程去聆聽 CMU 的課程。我亦再度走進了 CMU Office。見學生仍在那裡，努力扮演本分的工作，做研究。 嗯，很好。Show the energy of iCAST in this land, U.S.A。This night, we walk on the streets in PITT together, on the way back to our housings. All things seem to be finished so far as my views. The last two-day for my stay here, one day is for preparing to return the keys to CMU, another one day is to be waiting for my flight -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my family, the members/partners (in ICCL) in our life/work.

Jan. 30 2007 (Tuesday)

在 PITT 的倒數前一日，早上外頭依然雪花紛飛，這是從 Jan. 20 至此一直沒有停過的氣候。換言之，當地人即明確知道冬天到了 PITT 了。依然在上午 7:30-8:00AM 期間(那之前，冬天的天色仍是昏暗的)外出運動。跑步於 Dorm 週遭的 Round-block。事實上，這是來 PITT 能讓自己體能有所調整的活動/律動，除此外，即是一直地工作，因為此地並無法太多的人、事、物關連我的作息。只

藉由工作來搭配演出地球自轉的一天時間罷了。在工作計劃單裡，列了許多的進度，也都一件件的完成了。然似乎也成了工作機器，也體會到了人畢竟是人，是得停下來暫作休息，才能有更好的效能表現。因為長期工作下來似乎靈感消失了，對於安排的工作會產生怠工的心情，這應該不是工作排程裡想要看到的事。索性開始收拾行囊將這些天所收購的 Caps，一一地記錄來源，與將往何處。對於 Caps 的收集，應來自 2002 年，自去 FSU 後，即思考著何種興趣能為人生的回憶留下痕跡。在這方面，有些收藏家喜歡擁有鐘錶，喜歡收集動物的造型，喜歡各型各式的把玩物，那即是一種興趣，想必每件寶物都有說不完的故事。在 2004 年初，參加在台東大學的一場全國校長會議中，（我僅是代表學校的“官”參加，當時年紀還不到那個“Level”）。在一場演講中有講者敘說著“Key”的故事。故事裡提到在各地收集“Key”與“Lock”，每件寶都有說不盡的淵源。也告訴我們，每件寶的重要不在她們的金錢價值，而在於“她”在你生命/生活所佔的份量，我頓有思，但無所悟。在會議結束時，順手買了一頂山地原住民的酋長帽子回家，偶爾戴著它，感受些特殊的造型，如此罷了。

2004 年秋，再次訪學前，那是台灣的暑夏，戴著台灣的酋長帽，走在路上/校園中/人群中，是多了些關注的眼光。至 FSU 與 UF 訪問，我依然戴著這頂酋長帽隨行。當時留著長髮，似乎戴著帽子，也有些理由告訴他人，在帽子的庇護下，頭髮也不用整理了。Good reason, That's all! 漸漸地，我也習慣這樣的說詞。2005 年春，結束 Florida 長期的訪問行程要回台灣了，我回想起 2004 年“寶物”的故事。在逛 the malls in Tallahassee township，我看到各式各樣的帽子，那代表這個學校，FSU，的傳承。帽子上的校徽/運動吉祥物/簡字皆有她特殊的含義。諸此 1837，表示創校於 1837。“Seminoles” in FSU 表示印地安酋的神威，也是 FSU 的運動吉祥物。那可是令 Tallahassee 當地居民瘋狂的一種寄託啊！實在有趣。因此，在“寶物”的故事後，我不再只有“頓”，當下思緒湧出，我的故事也可盡在 Caps 裡。Caps 圓頂上的所有 Symbols 都是我在當地生活（亦或生命旅

程)的一部分。看到 FSU 的字樣，我有一年的故事，可以告訴我的朋友。看到 UF 的字樣，我有 6 個月的車程來回於 Interstate Highway (I-10 and I-75) in Florida 的半職業性駕駛可以吹彈。看到圓頂上的 CNN in Atlanta，有我在該 Building 駐足參訪的痕跡。還有那 Georgia Tech in USA 與 Chiang-mai in Thailand 的故事，They are all shown in Caps。我開始鍾情於我的生命的痕跡，該為她留下美麗而深刻的律動吧，藉由 Caps！

下午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U. Pittsburgh，校徽/運動吉祥物，Panther)的一座代表性 Building 內讀書/研究，別有風味。好高的古典建築物（話說先前所提及的 U. of PITT 是以現代建築物居多，然這棟 Building（named as CATHEDRAL OF LEARNING）卻是稀少古典建築物中的一座代表性的地標（PITT city 的歷史精神象徵之一，U. of PITT 創校於 1837 年）。當走進裡面，哇！好高的天花板，直奔三層樓高，通常這是在聳巍的教堂 Buildings 中才看得到的景緻。現在，我不但在裡面，還在這裡坐下來，跟著一群 U. Pittsburgh 的學生讀書。是的，這諾大空間的中庭，被設計成一處燈光明亮(有著金碧輝煌的氣氛/效果)的閱覽室。好是氣派！坐在這裡，我待上兩個小時餘，拿起筆記本，Open the accompanied laptop, set off my research works in the academic tour in CMU of PITT。我真正感受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實體”快感，Good job at this stay！完全不同於在類似教堂的走訪感覺，It seems like to pay a visit only when I stay in churches，如同 2002 年秋，我在法國的普羅旺斯 (Provence) 的學術研討會之行程裡參訪了一些教堂的印象，那是另一則法國行的故事 (S.J. Wang and K.S. Yang, “Watermark Embedding Mechanism Using Modulus-based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Image Data,” E-Commerce and Web Technologies, **Sept. 2002**, presented in **Provence, France** and published in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LNCS), No. 2455)。

Jan. 31 2007 (Wednesday)

一月份的最後一天，也是我在 CMU 行程的最後一天。由於此次行程的學生簽證問題，使得整個計劃得做些調整。我的原先預計的 FEB. 05 飛機行程因此提前五天，也讓自己早點結束在國外的生活。對於遊子而言，對於返鄉的心情，應是一樣的。等待的心情，著實讓人期待。今早，早起的時間，比先前幾天晚了些，約清晨五時，開始工作。或許是昨天的工作效率不是很好，所以也就早了些就寢，但早睡早起。這是在 PITT 最長的睡眠時間，八小時的睡眠，值得高興吧。從 Jan. 20 啟程，在 PITT 的生活，平均睡眠約五小時，在生理時差方面，是一天一天地做調整，也一天比一天正常，只是除睡眠時間外，所有時間皆 WORK，WORK，WORK，像機器一樣地工作直至昨日才癱瘓，缺乏潤滑的機器是需要休息的。也在八小時的完整睡眠下，能量迅速恢復。今早，用力的處理了行程結束前的工作。B-project 的序言(Forewords)，終於大功告成，一種喜悅/付出後的心情，溢於言表。B-project 的“FORENSIC AND EVIDENCE”與“INFORMATION MULTIMEDIA SECURITY”也將依計劃將在 2007 年三/四月份期間與所有讀者見面。這是我個人在工作崗位的一個段落結束，結束是為了開始吧。1998-2007 近十年的時間，走了研究路，多次的研究出國進修，增廣國際見聞。到現在的古今中外，瀏覽各式圖書/資料/文獻。我喜歡在 Email 裡的 DOP (Doctor Of Philosophy)，覺得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除飽讀群書之基本學養外，也應具有哲人處世之道，而非功利的追求地位與名利。就如同我經常與學生勉勵：生活/工作之道於修養/實力，先賢哲人之“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所言不假而略有所悟啊！

一趟的行程，10 天，又是一個生命的一段記錄，頗有收穫於在工作/生活

的另類體驗。在下午離開 Dorm 時，我結束了在 PITT 的住居生活，天天下雪/天天寒冷到骨子裡/天天晨跑在雪景中。離開這個 “冬”，我知道有一個 “春”也將接踵地來到我的生活/工作。然那得是深歷冬雪後，才能嗅顯得出來的春香。在 Prof. W.B. Lee 家人的接送下，我再度回到 PITT 的機場。早到了，但也得知此。既踏上了行程，該是具備最充沛的時間來應變行程上的需求。在機場候機室，我試著使用隨身攜帶的 Laptop to get the wireless service for email delivery. It's ok to get through somewhere I want to go。我頗有所思，覺得對於旅者而言，能夠享受到這種科技服務，是種福利，也認為該被引用於我們(Taiwan)的機場科技設施的提供。記得 2005 年參與一個美國學術研討會之行程裡，Atlanta in George State and Tallahassee in Florida, 他們的 Airports 都有提供這樣的服務。I like it very much. It enable me to manage my e-messages in time。許多事，我們看了，覺得該學的就應盡所能去學並實行之。“光說不練”是通病，它其實是一直環繞我們生活/工作週遭。我常以此勉勵學生。Success is not a long way and far away from us. It's actually right here around with us。我常比喻之：多少人承認清晨的工作效率最好。但能有多少人能從睡夢裡，勇於犧牲最精彩的睡夢結局，當早起的鳥兒呢？若你做到了，你會因此多一份人生的“清醒”。有多少人承認運動對身體健康大有助益，也從不否認這樣生活/體能認知。然僅少部分人可以在一個星期裡，抽出時間 Relax/Free our bodies。做到了，亦多了些“能量”。其實宇宙萬物的一收一放間，就是如此奧妙。一旦有了身體的釋放，相對地，Another one kind of active energy follows then to come into your bodies。藉由“清醒/能量”的提升，決策得以正確/明確，身體得以踐行，心/神/力/道得以合一。All things are therefore in your set of expectations. The ‘dream’ is not only a dream if it can be done so!

Aircraft, the time of 1805 at PITT on Jan. 31 2007, will take off. Time 0500 at Taiwan is scheduled to land on Feb. 02, 2007。我的遊子心，其實已不是飛航時間所能決定的！那塊土地的生活/家/友人/夢想的想像，在回程中，一幕幕在腦海裡

上演著!